

清明往事

常全欣

仲春暮春之交，一派春意盎然，在和煦的春风里，和故去的亲人相约一场跨越时空的相会，感恩先人、祭祀祖先、寄托哀思。这就是24节气中的清明。

儿时，对于清明节承载的人文情怀，我还不懂。记得上小学时，每逢清明节的前一天，如果不是星期日，学校就会在下午提前两节课放学，至于提前放学的用意，老师也不多解释。当时，我们懵懵懂懂，开心地背起书包，撒欢似的跑出校园。

我们家的坟在村子东头。清明节，桃红柳绿，春风十里。前往坟的路上，满眼春光尽收眼底，我们小孩子蹦蹦跳跳、追打打闹，更像是在踏青。年少的人，哪会懂得生死离别呢。坟头的大人们，总会带几条柳枝，插在先辈的坟头。我当时还想，这些插在坟头的柳枝，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吗？

我少年时期的每年清明前一天下午，我们家族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坟地里，祭祀祖先。我的父亲在他同辈里排行老小，而我在同辈里也是排行老末。去坟头的，都是我的长辈们、哥哥们。他们为坟头添土，给我们讲先人们的往事。安生哥说，我们的太爷年轻的时候双手能打驳壳枪。金城哥说，咱三大爷是个大好人，一辈子没有和人红

过脸。这些话于我看来，都是遥远的故事，听不出一丝伤感。清明节祭祖添坟这事儿，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我们家族在春天里的一个聚会。亲人们在一起，讲讲祖先们或平凡或辉煌的过往，聊聊眼下的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感觉挺惬意。通过一次次“聚会”，让我慢慢地知道了家族里的成员关系、血脉承接。

我知道清明节中蕴含的悲伤之情，是在我姥姥去世后。那几年，母亲和大姨每逢清明节都去给姥姥送纸钱。她们在姥姥坟前的情景，犹如一幅版画，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大姨家和我们是前后村。快到清明时，母亲总会与大姨商量什么时候去看姥姥。商定好时间，她们就开始各自准备纸钱，还会割点肉。我总是嚷着和母亲一起去。母亲也同意。

每年清明节，母亲和大姨都会在村东头的桥上互相等着，不见不散。一路上，我帮母亲扭着篮子，大姨夸我长大了、懂事了。到了舅舅家，稍作休息，他们兄妹四人，带着我和表哥一起，去给姥姥送纸钱。母亲是个好哭的人，姥姥刚去世那几年，每年清明节去看姥姥，她都会跪在姥姥坟前痛哭。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她的哭有对过往时光的追忆，有对生活不易的发泄，也是向她

的母亲倾诉生活的困苦和无奈。看到母亲哭得悲恸万分，我鼻孔一酸，眼泪也跟着流下来。母亲早早没了父亲，如今母亲也去了，她做女儿的时光就彻底结束了。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每年清明都会带着我去看姥姥呢？母亲迟疑片刻，告诉我，你大姨和咱都割了肉，你大舅也会割肉，平时你吃不上肉，带着你能让你解解馋不是。如今想来，母亲幽默的话语中，满满都是对我的爱怜。

2005年，大姨走了。由于母亲患有重病，我们有意瞒着她，告诉她大姨跟着闺女到上海享福去了。清明节到了，行动不便的母亲执意要去看姥姥，见不到大姨，平时不骂人的母亲竟骂起大姨来，“死妮子，不孝顺，清明了还不回来看娘。”我们潸然泪下。那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去看姥姥。如今，我的两个舅舅，还有姘子都走了，母亲也走了。清明时节，我和母亲、大姨一起给姥姥送纸钱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母亲的去世，让我真正理解了清明。母亲于2010年农历腊月十六离开了我们。曾经，我给坟头添土，给姥姥送纸钱，更多算是仪式，而为母亲添坟、送纸钱，则是一次次揪心的痛。每次到母亲的坟前，我都觉得她还活着，我们的

一举一动，她都看得见，她只是太累了。只有母亲坟边的油菜花告诉我们，母亲躺在那里，至今已经十年了。

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和大姐一起去看母亲。大姐继承了母亲的多愁善感，也是跪在母亲的坟前痛哭，像极了当年的母亲。清明时节，失去了母亲的儿女们，泪窝子总是那么浅。听到大姐的哭声，我和哥哥都默默流泪，眼泪中包裹着母亲养育我们的那些苦日子。大姐请求母亲，在那边好好地保佑着儿女们。我理解大姐对母亲的请求。我深信，每一位故去的长辈，都会变成一颗星星，挂在夜空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

昨天，父亲打来电话，做好了我们清明回家为母亲添坟的准备。我也准备好了，给父亲买了一支毛笔、一个上等的笔枕，还有一双老年健步鞋。循怀故去的，孝顺健在的，这才是清明的真正要义。如今，我越来越思念母亲，越来越理解父亲，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父亲和母亲了。今天，我们慢慢长成了父母中年、老年的样子，而我们的孩子，也慢慢长成了我们曾经青春的模样。这就是人生轮回，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

渔家傲·追思焦裕禄

孙启发

兰考如今风景异，遂了烈士平生愿。问计于民行千里，生死沙丘情不吝。三害治理民富裕。万人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问计于民行千里，生死沙丘情不吝。两袖清风魂未去。人不寐，我辈墓前洒热泪。

贺党的百年华诞

张长安

百年大党庆华诞，举国上下舞蹁跹。华夏崛起人心齐，伟人把舵行致远。

遥想当年南湖船，开天辟地柱其间。辈辈党人不渝志，旗帜为民悬中天。

游庙会记

姚梦辰

陈州二月春意闹，海棠竟放蝶来早。最是年好光景，微雨入湖烟波淼。

八方朝祖如约到，悄声祈福耳相晓。羲皇佑民代代旺，民族复兴在今朝！

守护大山里的梦想

——记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

于生洋 于进洋

你是红土高原上一株烂漫的梅
自然击你以风雪
你报之以歌唱
命运置你于危崖
你馈人间以芬芳

让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娃
接受免费的教育
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走出绵绵不断的大山
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无意苦争春

以怒放的生命
向世界表达倔强
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一元一元筹集
一点一点努力
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
我就充满了力量
把命搭上
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校生说

我的家，在云贵高原上一个叫华坪的地方

那里有连绵不断的群山
深不见底的山谷
茂密的原始森林
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梁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告别落后山村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
1804名女孩从这里走向远方

到山外追逐我们的梦想
可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道路是那样漫长
高大的群山遮挡了太阳的光

没有子女，没有财产
您那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
您说，为了大山的信仰
为了梦想的芬芳
还记得那首您最爱的《红梅赞》吗？
我们都会唱：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张老师，我们亲爱的张妈妈
我们爱您

张桂梅说，
我有一个梦想
办一所让贫困家庭女子读书的学校

穿透黑暗的阳光金箭

王天瑞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人明白告诉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一条就是死。“死是无疑的。什么时候死，不知道。生命捏在敌人掌心里。”但方志敏并不心平气和地等待那一颗子弹或那一刀。“我有一天生命，就应该为党做一天工作。”他频繁与狱友谈心，像一道穿透黑暗的阳光金箭，为人们送来光明。他用敌人劝降的笔纸，秘密撰写文稿，并千方百计传送出去。

这是方志敏烈士狱中遗著《可爱的中国》里的一首诗。每当我们捧读这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可爱的中国》，心灵都要受到严肃拷问和震撼。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1923年，参加共产党。曾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治委员。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在带领部队同数倍与我军的敌人苦战7昼夜后被俘。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在监狱的半年多时间里，方志敏戴着10斤重的脚镣，举步维艰。敌

的心尖。

您一生勤俭，与人为善，常怀悲悯之心。您走那天，村里老老少少前来送行。我手扶灵柩泪如泉涌。苍天垂帘山河动，三月骤来雨和风。撕心裂肺泪千行，肝肠寸断步难成。披麻戴孝心滴血，满脸涕零声鸣咽。万恩千宠难报答，生死离别盼来生。

母亲，我亲爱的母亲，让我再看一眼！娘，我深爱的娘，让我再喊您一声娘！娘，一路走好！愿天堂里没有疾病。娘，再看我一眼吧，一定要记清。来生，我还做您的儿子！

几行柏树，一堆黄土，是您最后的归宿，安息吧，母亲。我会常来看您。一束鲜花，跪身三叩。

清明时节，再见您时，唯有梦中……

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樊朴

自我四五岁起，爹爹就开始教我弹琴。还记得四岁多时够不到琴弦，他就把我抱在怀里；我哭闹着不愿意练琴时，他就拉着手带我出去买零食。就这样，他哄着我把练琴坚持下来，持续数年。

他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喊他王六，倒是少有人提他的大名王维强。我一直习惯喊他爹爹——他是我的义父、我的艺父，也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三弦、阮、柳琴、二胡、古筝等乐器，只要他一出手，就让人心随弦动，曲喜人喜、曲悲人悲。尤其是三弦，他随手一拨，就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遇到相谈甚欢的性情中人，他会调皮地用琴声模拟对方说话的腔调。一直觉得，他就是为琴而生的人，琴在他手中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虽然，他从不曾说起，但我却从他的老友口中偶然得知，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片头经典的三弦独奏，就是爹爹受著名导演谢添的邀请录制的。

但我不想说他的琴技，因为在我记忆里更多的是和他相处中的一些小事。

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三百多个日夜，我饱受失去母亲的痛苦、孤独、寂寞、煎熬。

一年前，母亲病危，二十多个日夜，我守候在母亲榻前，寸步不离。母亲的心跳、呼吸，在仪器上那么清晰，心率120.30……血压180.50……我的心也随着那些突变的数字支离破碎。那一刻，我才懂母子连心。看着母亲苍白的脸、紧闭的眼，握着她冰凉的双手，听着她无力的呼吸，在满屋急救设备前，在四周纸白的急救室里，我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

娘，生我养我的娘！我想喂您一口水，我想听您开口说句话，我想看您眨眨眼，我想听您再喊我一声乳名。可这一切只是奢望罢了。拿起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胸口。娘，再看我一眼，再看我



繁花似锦

李硕 摄

樊朴

义父和师母为人都十分真诚热情，经常是几个学生早上一过去练琴，师母就安排中午都不要走，一起吃饭，吃完还可以继续练。义父一直都有午休的习惯，哪怕是在外屋练琴，也能听到他在里屋睡得极香的呼噜声。但义父对音准极其敏感，只要我与同门师兄妹弹琴稍有不准，他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哪怕上一秒还听到他的呼噜，下一秒就能看到他迷糊着眼蹦出来，指出我们的问题，直到确认无误，再转身进屋。要不了一分钟，就又能听到他香甜的呼噜声。

有一次，我和一个姐姐中午练琴，有不会的地方想向他请教，但他在午休，我们调皮地想把他喊醒，又怕惹他不高兴，就商量：“要不咱俩一起故意弹错弦，再故意不把音按准，他肯定‘蹭’地就出来找我们，就能趁机问他了。”写到这里，我痛哭失声，泪如雨下……突然意识到，以后真的看不到他气呼呼冲出来的脸，也真的失去了他，再也见不到他了。

爹爹已经走了，就在这个春天，永

远地走了。可我总是恍惚如梦中一般，觉得他的病痛是假的，离去是假的，告别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些年来，每年除夕的晚上，我与父母都和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再转场去找他和师娘、哥哥一同看春晚，其乐融融地喝着茶吃着美食说话。即便今年除夕他已患病卧床不便起身，但大家依旧同处一室，我从未想过有一天真的会失去他。真不敢想，接下来的每一个除夕，我会有多想念他。

2016年，我要去参加校考单招时，义父陪我去郑州，当时看我练琴散漫的状态，第一次摆出一张恼怒的脸，说不想搭理我，想回家。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敢偷懒。正式艺考之前，在哥哥日日监督指导下，终于没有掉链子，也还算没有让他失望。只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在义父面前弹一次琴，让他听我不是有在进步。总觉得时间还长，什么时候弹都可以，可是……

爹爹，若我此时在您灵前乱弹一气，您可否再起来骂我一通或者打我一

怀念母亲

郭士飞

一眼，再爱我一次好吗？我一次次扑倒在母亲怀里。可母亲还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一刻，儿才知道亏欠您太多太多。

“四娃，四娃。回来吃饭了。”母亲的呼唤声又在耳边回响。小时候，我总是那么调皮、贪玩、不省心。每个夏日的黄昏，您总是做好晚饭后这样扯着嗓门，满村地喊、满村地找。明知道我跑不远，明知道每次我会在您的千呼

万唤后猴子般跳到您面前。可您每次还是那么担心，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那望眼欲穿、翘首以待的画面让我永远刻骨铭心。

习惯了靠在您怀里听故事，习惯了外出您给我整衣衫，习惯了穿您做的千层底，习惯了吃您做的手擀面，习惯了推门喊声娘，听不够“孩子路上慢点”这句话。生我养我四十载，有您我就长不大。无论我走多远，我从没走出您的视线，无论我漂泊在何处，我永远住在您

悦读吧

